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二十二回 得確情張榮覆命 聽堂訊鍾氏訴供

卻說張榮將謀死親夫一案訪得個明白，還恐那店主人一面之辭，或有不盡不實，重復到各處細細地訪問，卻是眾口一辭，料想再也不能差誤的了，便一逕回到衙門，將那店主人的話，並他處訪問的從頭至尾稟明李公知道。李公聽罷，□分之喜，誇獎張榮很能辦事，說道：「你這一行辛苦，卻伸理了一樁冤案，救了兩人的性命，你的功德也不小。且下去歇息，等完了案，再重重賞你。」張榮下了個半跪，說道：「謝老爺的恩典。」便下去了。李公重將案卷細看，與張榮所訪的情節確是針鋒相對。便傳點單，喊伺候，喚齊兩造，晚堂聽審。且說那陸大榮指望將這謀死親夫的重情，去了這寡婦並腹中的身孕，好圖陸進財那一份整整齊齊的家業。且喜得前官已經准狀，姦夫已有著落，就不怕他不屈打成招。眼見得這大片的田地房產，指日要歸自己名下的了，心中豈不歡喜？不想碰見李公這樣鑿四方楞兒的官，這番打算就白費心了。

這一天正與他幾個密友及族中的幾個光棍商量，想要找個門路，向本官通通線索。猛聽得官差到門傳呼聽審，倒嚇了一跳。不得已，換上衣帽，跟了差人到衙門伺候。

不多一刻，李公升堂，首傳陸大榮上堂跪下。李公道：「你就是陸大榮？」答道：「是。」李公道：「你與已故的陸進財是怎麼輩分？」大榮道：「是從堂弟兄。」李公道：「你怎知道陸進財是他妻子謀害的？」大榮叩頭道：「職員家門不幸，遭這個事。進財這女人是續娶的，年歲不甚相當，平日醜聲傳揚，四鄰都知道的。只為有進財在，旁人不得過問。哪知道淫婦心狠，竟把進財謀害，妄想以奸生子占有家產，亂陸氏的宗祧血脈。蒙前任父台明察，恩准提問。已將姦夫拿到，未及過堂，便卸了事。幸老父台明察，為職員辨理，替亡兄進財伸冤。」李公道：「進財無子，自應過繼。你共有幾個兒子？」大榮道：「職員有四個兒子，第二個名叫承福，是亡兄最愛，久許立為繼嗣。因為續娶年輕，妄想誕育，所以沒有議立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又怎知進財遺腹身孕是奸生的呢？」大榮道：「亡兄向日多病，久不起牀。現有姦夫可證，豈職員所能捏造。」李公道：「既稱進財向日多病，久不起牀，又安見得不是病死？你又怎知道是謀害？婦人雖然狠毒，又豈肯謀殺此久病將死之夫，以自陷極刑？這個道理，實本縣所不解。」說罷，又冷笑了聲。

大榮聽了，好如一桶冷水打頭頂心澆下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勉強答道：「老父台明見極是。但此是眾人皆知的事，職員兄弟之親，豈能置之不問？進財是病死，是謀死，求老父台開棺相驗，自然明白。至遺腹子是否奸生，但問姦夫奸婦，自然明白。且分娩後，不難滴血以辨真假。」李公拍案道：「開棺事情重大，非同兒戲，如果檢驗無傷，將怎麼樣？你敢具結不敢？」大榮道：「職員情願具結。」李公便命大榮暫退，具結上來。一面傳陸進財妻子陸鍾氏上堂問話，便見官媒攙著一同上來。

李公望下看，這女人有三□多年紀，柳腰蓮足，體態纖妍，穿著一身縞素，正如菡萏臨波，梅花帶雪，卻比濃妝豔抹強勝百倍。雖然風韻非凡，而舉動間自有一股端莊穩重的氣象。李公一見，就知是個正經女子。暗暗歎息：「不料此偏僻州縣，能有此絕色佳人，天既生此絕色佳人，卻又不為愛護，俾遭此橫禍，這正是紅顏薄命，千古同歎。」閒話休提。

且說陸鍾氏到案前跪下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喊道：「求青天老爺替寡婦伸冤呀！」李公道：「你不必著急，且慢慢訴來，本縣自有公斷。且問你，娘家是哪裡人？過門幾年？有無生育？你丈夫是怎麼病死的？細細講來。」陸鍾氏聽罷，止住哭，嗚咽說道：「小婦人父親本縣人，名諱德祥，曾任鉅鹿縣訓導，去世多年。並無兄弟。小婦過門今才五年，沒有生育。丈夫自前年夏天得痢，醫治半載，方才見好。卻從此精神不得復元，漸漸的變成癆病，至本年九月底去世。小婦人本拼一死，因有六個月身孕，恐絕丈夫一線血脈，所以不敢輕生。不料，族人陸大榮想占亡夫遺產，造言污蔑，並誣小婦人謀死親夫，要處死小婦人並去腹中的遺嗣，為斬草除根之計。求青天老爺明鑒，替小婦人伸冤。」李公見他語言爽朗，吐屬文雅，又是書香的後裔，更加憐惜。無如陸大榮一口咬定，如何能替他洗刷？

躊躇了半響，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拍案道：「不想你這年輕婦人，倒會花言巧語，可見是個老奸巨滑。你想，此謀死親夫的一樁大案，是你三言兩語所能遮掩得了的嗎？料想你非吃刑法，決不肯招。來，與我看拶子伺候！」兩旁眾役齊聲吆喝，聲似雷霆，可把如花如玉的女子，嚇得膽戰心搖，面無人色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